

項目首席專家杜澤遜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

被譽為「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百科全書」的《永樂大典》，存世餘卷最快兩年內將以標點本形式重現。《永樂大典》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項目首席專家、著名版本目錄學家、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杜澤遜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介紹，專家們經過四輪審校，目前存卷標點本整理完成，即完成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「基因改造」，最快兩年內將陸續出版。整個項目原計劃用時10年，有望縮短至7年。未來，典籍所有工作完成出版後將實現全部數字化，方便讀者檢索查閱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奕霞、丁春麗、殷江宏、胡臥龍 濟南報道



掃碼睇片

將從世界各地搜集到的《永樂大典》複製品和國家圖書館藏本陸續影印出版。2002年，在《永樂大典》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，國家圖書館藏《永樂大典》的仿真影印本首發。

數百專家四輪審校

2021年，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「《永樂大典》存卷綜合整理研究」由山東大學牽頭，集結全國70餘所高校200多名專家共同攻關，對《永樂大典》進行系統性整理，包括高清影印、標註現代標點、用國家繁體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、推進數字化等。

「《永樂大典》整理工作首先是加註標點，解決『看不懂』的問題。」杜澤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標點、註釋是為了現代人更好地理解與閱讀。「閱讀沒有障礙，才能夠接續傳承，就像寶物一樣，只有接在手上才能傳給後人。」

《永樂大典》涵蓋文史哲、數學、天文、中醫藥、佛道教等多領域，其整理研究工作是大大規模、跨地區、跨學科的協同合作工程。

不同學科、行業的200多位專家，採取線上辦公的方式，先把細則梳理清楚，然

張長條大桌，桌上一摞摞的整理材料，後面的書架上擺滿了《永樂大典》的大開本複製件和縮微複製件。在山東大學文史樓二樓《永樂大典》整理工作處，杜澤遜拿出一冊大開本《永樂大典》，其明黃色絲綢封面盡顯皇家尊貴奢華，正文以明代「台閣體」書寫，工整如木板印刷。

存世僅800餘卷 不足全本4%

《永樂大典》由明成祖朱棣賜名並作序，收錄了從先秦到明初的各種文獻資料。全書共22,877卷（目錄60卷，共計22,937卷），11,095冊，約3.7億字。600年風雨滄桑，經逢戰亂、火災、盜匪、流散，《永樂大典》從成書之初的萬冊巨帙，如今存世僅800餘卷、400多冊，不足全本4%。

「《永樂大典》可以說一半在海外、一半在海內，海內的一半也有一些是從海外回流的。」談及此，杜澤遜亦十分無奈。國家圖書館共收藏《永樂大典》224冊，佔存世《永樂大典》的一半以上。但仍有近200冊《永樂大典》散藏在英國、日本、德國、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公私藏家手裏。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，中華書局

●杜澤遜向到訪專家介紹《永樂大典》項目。
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



▲杜澤遜與學生一起整理《永樂大典》。
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

▲山東大學文史樓展示的《永樂大典》孤本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



後根據專業所長，兩人為一組，每人分配兩卷，標點之後再相互復審。兩遍之後，再由骨幹專家「會診」，面對面、一冊冊地覆核。最後，再從200多位專家中，抽100多位定稿專家審校，「這一輪審校完畢，再由骨幹專家復審。合共四輪細緻審校後，才能夠陸續交付中華書局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《永樂大典》。」除了前述專家團隊，還有超過三百名專業人士參與。

拆解引用典籍 料需三四年整理

第二項任務是拆解《永樂大典》引用的典籍，讓其各歸原書。杜澤遜將此比喻為「拆房子」，把拆解出的元素分類。拆出來的典籍很多已不存於世，或者是與現存版本不同，目前已有幾千種書籍被拆分並進行了分類排序。但因《永樂大典》餘卷散失，拆分出的書籍並不完整，如《史記》130卷僅拆出百餘條。杜澤遜說，「拆書」工作基本完成，後續整理研究將更艱巨，預計還需三四年。

在《永樂大典》整理工作處二樓走廊，杜澤遜專門安排了一個複製件展覽，展出的多為流落海外的餘卷複製品。

杜澤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曾收到浙江私人收藏家金亮先生轉贈的兩冊《永樂大典》重抄本複製件。2020年7月，浙江私人收藏家金亮在法國以640萬歐元（約6,500萬元人民幣）拍得兩冊嘉靖年間重抄本，經過百年的流浪，兩冊古籍終於「回家」。

對弘揚傳統文化意義重大

「如果發現黃綾子面、寫有《永樂大典》的大開本書籍，請您一定把它拍照發到公共網絡平台。」杜澤遜對着鏡頭展示《永樂大典》複製件，作為一個從事學術、教學工作的專業人員，他非常期盼全部大典早日回歸。

丹青著史，盛世修文。在杜澤遜看來，當今數字化、信息化、國際化，掌握的信息更全，古籍整理手段更高明。

2023年6月1日，在中國國家版本館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向杜澤遜詳細詢問了《永樂大典》的整理出版情況，並一再叮囑要呵護好、珍惜好這些瑰寶，傳承好中華文明。

「文化是靈魂，是根脈！」在杜澤遜看來，《永樂大典》流傳正是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。歷史典籍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，蘊含民族深邃智慧。不僅有內容價值，更具文化象徵意義，對弘揚傳統文化、提高民族自信意義重大。

承繼絕學 薪火相傳

特稿

一冊泛黃典籍，萬千文明密碼。山東大學尼山學堂大四學生繆思有理首故紙堆三載，接連從《永樂大典》中「淘」出兩篇論文，學年論文考據珍本《啟劄雲錦裳》，畢業論文鉤沉「國朝」文獻。繆思有現已考上杜澤遜的研究生，繼續攻讀古典文獻學。

「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在給山東大學《文史哲》編輯部回信中特別提及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。」杜澤遜說，山東大學以文史見長，近年來更加注重古典學術人才的培

養，為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儲備人才。

「浸泡式」讀原典育國學人才

作為內地高校首創的古典學術人才培養「特區」，尼山學堂自創設便奉行「以典為綱」：每年遴選20餘名癡迷經史子集的學子，以「浸泡式」原典研讀重塑學術筋骨。尼山學堂更是放眼全國延攬名師，其使命之一就是培養能夠「繼絕學、鑄新知」的國學高端人才。杜澤遜是尼山學堂的班主任，也是師生們眼中親切的「堂主」。

尼山學堂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參加過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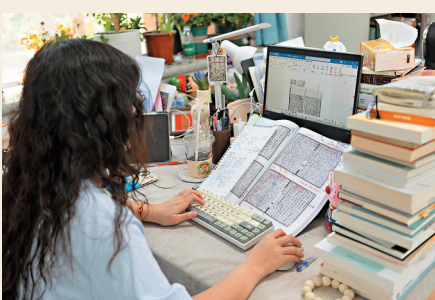
家項目。繆思有初入師門即投身《永樂大典》校理，從標號剪貼到分類考據，更是在200餘位專家字斟句酌的示範中，悟得治學真諦。

「現在參加項目，將來就能主持項目。」杜澤遜深諳薪火相傳之道。他說，培養青年人才就是要在實踐中、在大項目中培養。通過重大項目實踐，尼山學堂已培育出一大批古典學術拔尖人才。「《永樂大典》找了200多位專家，至少有四分之一為尼山學堂的畢業生。」杜澤遜非常驕傲。

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張佳旭眼中，文史樓「校經處」那盞長明燈便是精神圖騰。「杜老師總說我們在為古籍續命。每見他和我們一起伏案校勘

的身影，我們都有着強烈的使命感。」

杜澤遜創辦尼山學堂，開創了一條國學拔尖人才培養的成功之路，正如學界預言：「尼山學堂，必出扛鼎之才。」



●大量年輕學生在工作中得到培養鍛煉，成為古典學術拔尖人才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

青絲到白髮 四十年為古籍「續命」

「2004年我和愛人程遠芬教授帶着學生編寫《清人著述總目》，待2023年拿到清樣時，程教授已經退休了。」杜澤遜撫卷長嘆。十九載春秋流轉，當年參與項目的四百餘學人各散天涯。杜澤遜重新寫下80人名單建群，雲端再啟清樣校對。這40巨冊、25,000頁的鉛字間浮動的不僅是墨香，更是一代學人將青絲熬成白髮的堅守。

「醫生救人的命，我們救書的命，是為古籍續命。」在杜澤遜看來，搶救瀕危古籍是「救命」，而整理研究則是「續命」。四十年來，杜澤遜帶領團隊整理出版數千種古籍。

在杜澤遜辦公室，一幅《永樂大典》的畫作兩側懸掛着他親撰的楹聯：「規劃看十年以後，實施爭一日之功」。這副警語恰似其學術生涯的縮影：至2025年，杜澤遜主持的《清人著述總目》項目已持續了21年，《四庫存目標註》、《十三經註疏》匯校、《永樂大典》存卷綜合整理研究、《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》、《齊魯文庫·典籍篇》等國家重大工程，最長者三年，最長者已逾二十載。

《四庫存目標註》是杜澤遜耗時十五載完成的巨著，系統梳理6,793種

古籍版本，被學界譽為「四庫學里程碑」。編纂過程中，他慧眼識珠，從大連圖書館藏本中鑒定出孔尚任失傳已久的《節序同風錄》。

除夕夜仍有學生堅守校勘

《山東文獻集成》是另外一部凝聚了杜澤遜無數心血的作品。他帶領團隊歷時6年，整理影印1,375種瀕臨失傳的山東先賢著作。該書成書200冊、32萬頁、逾億字，每一部典籍都經過嚴謹考訂，堪稱齊魯文化的「基因庫」。

「一年365天，『校經處』的燈都亮到晚上11點後，甚至除夕夜也有學生堅守。」杜澤遜說，2012年啟動的《十三經註疏》匯校點校工程，一套木刻板有一萬多個版面，每個版面要校三遍，需要校勘的版本有十五到二十種。初步核算，假如一人校勘需要450年。為完成項目，團隊由15人變成了35人，每天校對4小時，寒假、暑假加班加點。

「文史樓只是一個根據地、指揮所，我們還有大量的人分散在全國各地。」在杜澤遜的介紹下，每一個重大項目都有幾百人的微信群。他就像一個「高級指揮官」調度各支隊伍，通過科學分工高效完成古

籍整理。面對《後漢書》120卷點校的浩大工程，杜澤遜建了一個100多人的大群，校勘培訓後，5個月完成版本校勘工作。

自費墊資十萬發勞務費

除了費時，杜澤遜坦言，修訂、編纂古籍圖書需要面對經費壓力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經費8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假設拿出30萬元發勞務費，35人按照每月600元發放，僅能維持一年多。經費捉襟見肘，僅是《清人著述總目》修書期間，杜澤遜自掏腰包墊資十餘萬元。

杜澤遜還向外「化緣」，幸得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的部分支持，方便「校經處」燈火不滅。杜澤遜坦言，若無國家或地方上的資金支持，修書很難順利完成。說到動情處，這位花甲學者目光灼灼，呼籲有更多社會力量加入：「既護典籍，更育人才！」

這樣的堅守，讓人想起1994年季羨林先生對杜澤遜的勉勵：「冷板凳要坐下去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」板凳一坐卅載冷，但冷板凳下煅着中華文脈的熱血。如今，62歲的杜澤遜也像當年的季先生一樣，帶領着一批批年輕學者，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耕耘，讓沉睡的文字重新煥發生機。

●《永樂大典》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項目首席專家杜澤遜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



存卷標點本兩年內面世 擬全部數字化助查閱

青燈黃卷霜鬢處

永樂大典 重生時